

曾棗莊 李 凱 彭君華 編

# 宋文紀事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曾棗莊 李 凱 彭君華 編

# 宋文紀事 (下)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  
一九九五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14 號

責任編輯:王錦厚 陳建明

責任校對:刁忠民

封面設計:馮先潔

技術設計:吳洪澤

## 宋 文 紀 事

曾棗莊 李 凱 彭君華 編

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(成都市望江路 29 號)

郫縣犀浦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mm 32 開本 49.375 印張 10 插頁 1100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0001—2000 冊

ISBN7-5614-1220-7/I·171 定價:120 元(上、下冊)

# 宋文紀事卷五二

## 黃庭堅之二

《跋送窮文》

魏了翁《經外雜抄》卷一

黃太史《跋送窮文》，擬揚子雲《逐貧賦》，語秀莊，文采過之。

《跋王右軍文賦》

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七

豫章先生《跋王右軍文賦》云：「余在黔南，未甚覺書字綿弱。及移戎州，

見舊字多可憎。大概十字中，有三四差可耳。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，但難爲知音爾。」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，世稱「沈著痛快」。

《書韋深道諸帖》

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一

魯直題《陽關圖》詩云：「想得陽關更西路，北風低草見牛羊。」又集中有《書

韋深道諸帖》云：「斛律明月，胡兒也，不以文章顯，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，召明月作歌以排悶。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，蓋率意道事實耳。」予按《古樂府》有《敕勒歌》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，恚憤疾發，使斛律金唱《敕勒》，歡自和之，其歌本鮮卑語，詞曰：「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罩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，蓋此也。但語以斛律金爲明月，明月名光，金之子也。歡敗於玉壁，

亦非困於敕勒川。

《食時五觀》

朱松《跋山谷食時五觀》（《韋齋集》卷一〇）右魯直《食時五觀》，予受而行之，猶有愧于藜藿，而況于玉食乎？今錄以示諸弟，而贊之以三語：知耻可以養德，知分可以養福，知節可以養氣。孔子曰：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豈欺我哉！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，建州龍居院上方書。

《嶽麓寺詩碑說》

何溪汶《竹莊詩話》卷一四 《詩事》云：「黃魯直尤喜沈傳師《嶽麓寺詩碑》，嘗爲之說曰：「沈傳師字畫皆遒勁，真楷筆勢可學，唯道林嶽麓詩殊不相類，似有神助。其間架縱奪偏正，肥瘦長短各有體。忽若龍起滄溟，鳳翔青漢，又如花開秀谷，松偃幽岑，或似枯木倒懸，怪石高墜，千變萬態，冥發天機，與其詩之氣焰，往往勍敵。不問阿買之徒，即韓擇木、蔡有鄰，不是過也。」此魯直不特愛其書，又愛其詩如此。」

《論食》

潘永因《宋稗類鈔》卷七 東坡與客論食次，取紙一幅，書以示客曰：「爛蒸同州羊，灌以杏酪，食之以匕不以箸。南都撥心面，作槐葉溫陶糝。以裹邑抹豬，炊共城香稻，薦以蒸子鵝。吳興庖人斫松江鱸膾既飽，以廬山康王谷水，烹會坑斗品，少焉解衣仰臥，誦東坡《赤壁前、後賦》，亦一大快。」（一作山谷語）

《幽芳亭記》

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二九 蘭有二種：細葉者春花，花少，闊葉者秋花，花多。黃魯直《蘭說》

云：「楚人滋蘭之九畹，樹蕙之百畝。蘭以少故貴，蕙以多故賤。」予以爲非是。蓋十二畝爲畹，則九畹百畝，亦相等矣。又云：「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，一幹五、七花而香不足者蕙。是以細葉爲蘭，闊葉爲蕙。」亦非也。楚人曰：蕙，今零陵香是也，又名薰，所謂一薰一蕕者也。唐人但名鈴鈴香，亦名鈴子香，取其花倒懸枝間，如小鈴也。近時附入《本草》，云：「出零陵郡。」亦非也。不詳《本草》自有「薰草」條，亦名蕙草甚明，零陵爲重出云。

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一五 山谷說蘭云：「蘭似君子，而蕙似小人。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。《離騷》曰：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」以是知不獨今人，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。」按，《離騷經》注：「三十畝爲畹。」既是蘭二百七十畝，蕙且百畝，豈十三之謂乎？不應以多少分貴賤。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一五 《方輿勝覽》云：「蘭山在夔道縣界。」《圖經》云：「蘭生于深林，石門亭記：」「一幹兩三花，而香有餘者，蘭，一幹十數花，而香不足者，蕙。」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二一（報恩）寺產香山茶，因名香山茶。黃魯直《香山寺行記》云：「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、墊江譚處道同來，遠水喬木，僧房高下，景物清絕，爲夔路第一。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，微雨中來。庭堅書。」

《盆記》

陸游《入蜀記》卷六（乾道六年十月）二十四日，早，抵巫山縣，在峽中亦壯縣也。市井勝歸，峽二郡。隔江南陵山極高大，有路如綫，盤屈至絕頂，謂之一百八盤，蓋施州正路。黃魯直詩云：「一百八盤攜手上，至今歸夢繞羊腸。」即謂此也。縣廨有故鐵盆，底銳，似半壘狀，極堅厚，銘在其中。蓋漢永平中物也。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，字畫淳質可愛玩，有石刻。魯直作《盆記》，大略言：建中靖國元年，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，子起戎州來，寓縣廨。此盆舊以種蓮，余洗滌乃見字，云游楚故離宮，俗謂之細腰宮。

《卧龍行記》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二一 山谷《卧龍行記》云：「天水張茂先世京。南昌黃庭堅魯直，弟叔向嗣直，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。時左綿道人思順，開法席于此山。道俗歸心，荆棘草萊，化爲金碧。新雨晚晴，同登中閣。觀白鹽之崇崛，想少陵之風流，嘆大雅之不作，徘徊久之。」跋云：「涪翁以文學名世，書學徐浩而婉美。翁死三十年矣，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游者，莫不欣然景慕之。都運徽猷，久從翁游，而文學翰墨，皆造其妙。步趨之相若，模範之相承，譽望之相繼，輝映炳耀，卓乎其能肖也。後之人苟未知涪翁之賢，請觀于公可知矣。苟有未知公之賢，請觀于涪翁可知矣。建炎五年正月日，門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謹跋。」

《王聖涂記》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一九 樂天刺史茲邦，風流暇豫，日事游賞。其踪跡最著者，有東樓、荔枝樓、鳴玉溪、龍昌寺、巴子臺、東坡、東澗諸勝。黃魯直爲王聖涂作記云：「樂天東樓以宴賓佐，西樓以瞰鳴

玉溪，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，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，東坡種花，東澗種柳，皆相傳識其舊處焉。」  
《樂閒堂記》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一六 昔黃魯直過江津，與馮壽、李仔善，其《樂閒堂記》，爲馮作也。

### 《頤庵記》

李之儀《跋黃魯直頤菴記後》（《姑溪居士前集》卷三九） 古人謂：「一句合頭語，萬古繫驢橛。」魯直銘法清道人頤菴，引《頤》卦中義，作合頭語，予竊疑之。魯直具正眼知，爲世矜式，不應如是。然予與之厚，雅愛其善游戲，而于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。清不知何許人，而其去不知幾何時，今逢老又耄以待靈源老人，使魯直而在，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。而靈源既居之，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。魯直不得而見矣，靈源又與予相遠。予昔與李道甫相遇于洪覺範之座，或問道輔曰：「覺範將升清涼高座，道甫不可不出問話。可以遞相布施，開人天眼目。」道甫曰：「何問之有？我當推倒禪床，拗折拄杖，喝散大眾而退。」覺範曰：「眞作家手段，但恐徒有其話耳。」覺範既不及升座，而此段因緣，儻尙在也。試爲予呈示靈源，遂請拈魯直之語，因書見報，隔宿不問道，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。

### 《大雅堂記》

元好問《杜詩學引》 先東嚴君有言，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，以爲今人讀杜詩，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，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，此最學者之病。山谷之不注杜詩，試取《大雅堂記》讀之，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，可爲知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。



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 山谷晚作《大雅堂記》，謂子美死四百年，後來名世之士，不無其人，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。此論不爲過。

王士禎《帶經堂詩話》卷一三《遺蹟類》上七〇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，刻石作堂貯之，山谷爲之記，見《豫章集》。

李調元《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書序》 嘗讀《大雅堂記》，而知先生所得力已，其言曰：「妙處乃在無意於文。」又曰：「廣之以《國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深之以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。」紫陽謂其并不蹈古人町畦，東坡以爲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，陸鵝湖比諸優鉢曇花羅，鶴林以「不向如來行處行」稱之。學老杜而不爲後山之瓣香也，爭精微於一字，虛谷之法眼也，在宋諸賢，論之審矣。西江作《宗派圖》，配饗杜陵，轉非先生意也。余少即喜先生詩，戛戛獨造，眞浣花翁所云「欲語羞雷同」者。文稱是。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一二 此縣（指丹稜縣）有楊素翁者，奇士。從黃魯直游，盡刻杜子美兩川詩于眉山，所謂大雅堂也。魯直記曰（略）。

### 《荆南承天院記》

《宋史·黃庭堅傳》 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，挺之執政，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，上其所作《荆南承天院記》，指爲幸災，復除名，羈管宜州。

范公偁《過庭錄》 黃魯直少輕物，與趙挺之同校舉子，一文卷使「蟒蛇」，挺之欲黜之，諸公盡然，魯直獨相持，挺之誠其言問曰：「公主此文，不識二字出何家？」魯直良久曰：「出梁武懺。」趙以其侮己，大

銜之。後挺之作相，魯直責鄂州，召還諸流人，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《承天寺碑》，云：「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。」疑爲謗訕朝廷。「善人」蓋謂奉佛者。復責宜州。

王明清《揮塵餘話》卷二

紹聖初治元祐黨人。秦少游出爲杭州通判，坐以修史詆誣，道貶監處州

酒稅。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，劾其敗壞場務，始送郴州編管。黃魯直罷守當塗，寓居荆南，作《承天院塔記》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，發其中含謗訕，遂編管宜州。陳舉者，乃宗哲之婿，可謂冰清玉潤也。

洪邁《容齋四筆》卷八

黃魯直初謫戎、涪，既得歸，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，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

怒，訐其所作《荆南承天塔記》，以爲幸災，遂除名羈管宜州，竟卒於彼。今《豫章集》不載其文，蓋謂因之兆禍，故不忍著錄。其曾孫營續編別集，始得見之。大略云：「余得罪竄黔中，道出江陵，寓承天禪院，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，而屬曰：「余成功之後，願乞文記之」。後六年，蒙恩東歸，則七級巋然已立，於是作記。」其後云：「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，蓋中民萬家之產，實生民穀帛之蠶，雖余亦爲之然。然自省事以來，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，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，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，此蓋生人之共業，盈虛有數，非人力所能勝者邪！」其語不過如是，初無幸災風刺之意，乃至於遠斥以死，冤哉！」

魏了翁《黃太史文集序》

荆江亭以後諸詩，又何其恢廣而平實，樂不至淫，怨不及愆也。然而猶爲小

人承望時好，攬摭《承天院記》語，竄至宜陽，雖洊離險艱，而行安節和，純終不庇。嗚呼！以其所養若是，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，將不弭蔡、鄧之萌，而銷崇、觀之紛紛乎？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。

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三〇

魯直以元祐黨貶，得放還，因爲荆南甚寺作塔記，人以此媒孽他，故再貶。所

以蘇子由們皆閉門絕賓客。

《南園記》

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二七《復齋漫錄》云：「《古樂府》張正見《雉子斑》云：『惟當渡弱水，不怯如臯箭。』毛處約《雉子斑》云：『能使如臯路，相迎巧笑間。』蓋用賈大夫事耳。而黃朝英《湘素雜記》乃謂東坡錯用如臯事，故云：『不向如臯閑射雉，歸來何以得卿卿。』蓋承《古樂府》之誤耳。若潘安仁《射雉賦》云：『昔賈氏之如臯，試解顏爲一笑。』山谷《南園記》云：『可盡記子之言，我將鑿之南園之石，他日御以如臯，雖不獲雉，尙期一笑哉！』若二公者，真可謂得傳意。」

《天慶觀記》

黃庭堅《與李獻父知府書》（《山谷全書·別集》卷一五）前承寄紙，須作草，漫寫呈，不足觀。《天慶觀記》竊欲自作一銘，大書付吉州刻之，何如？

《王全州祠堂記》

黃庭堅《答從聖使君》（《山谷全書·續集》卷三）數年來絕不作文字，猶時時作小記序及墓刻耳。近作《王全州祠堂記》，非久錄上。至於詩不作，已是元祐五年中也。伏承問斯民之豐樂，頗與僚佐吟醉泉石間，欽仰風流，恨不得追陪耳。有數篇樂府，謾錄呈，新舊相半。

《雲巖藏經記》

黃庭堅《答清長老》（《山谷全書·續集》卷五）《雲巖藏經記》已作得，但老來極懶作文字，隨事仰

筆墨成之，所叙不能如來諭之曲折，不審已傳本到山中未？萬松亭往年醉中一到，初不知自有地主，今別篆三字，及作一偈。顛言倒語，其於世事頗墮委靡可見也。《悅禪師語錄序》政以欲簡言語，遂久下筆。成都互有人來乞此本，云得序即大字刻印也。

### 《宜州家乘》

范寥《宜州家乘序》 崇寧甲申秋，余客建，聞山谷先生謫居嶺表，恨不識之。遂泝大江，歷湓浦，舍舟于洞庭，取道荆湘，以趨八桂，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，寓居崇寧寺。翼日，謁先生于僦舍，望之真謫仙人也。于是忘其道途之勞，亦不知瘴癘之可畏也。自此日奉杖履，至五月七日，同徙居于南樓。圍棋誦書，對榻夜語，舉酒浩歌，跬步不相舍。凡賓客來，親舊書信，晦月寒暑，出入起居，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，名之曰《乙酉家乘》，而其字畫特妙。嘗謂余，他日北歸，當以此奉遺。至九月，先生忽以疾不起，子弟無一人在側，獨余爲經理其事。及蓋棺于南樓之上，方悲痛不能已，所謂《家乘》者，倉卒爲人持去，至今思之，以爲恨也。紹興癸丑歲，有故人忽錄以見寄，不謂此書尙爾無恙耶！讀之恍然，幾如隔世，因鏤板以傳諸好事者，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，處憂患，而未嘗戚戚也，視韓退之、柳子厚有間矣。東坡云：「御風騎氣，與造物者游。」信不虛語哉！

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卷一三 山谷晚年作日錄，題曰《家乘》，取孟子「晉之乘」之義。謫死宜州。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，爲之經紀後事，收拾遺文。獨所謂《家乘》者，倉忙間爲人竊去，尋訪了不可得。後百餘年，史衛王當國，乃有得之以獻者。衛王甚珍之。後黃伯庸帥蜀，以其爲雙井之族，乃以贖其行。

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三 黃魯直有日記，謂之《家乘》，至宜州猶不輟書，其中數言信中者，蓋范寥也。高宗得此書真本，大愛之，日置御案。

樓鑰《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》（《攻媿集》卷七六）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，諦玩不已，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。茲見子邁所臨《乙酉家乘》，典型具存，爲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。嗚呼，建中靖國以至崇寧，元祐諸公多已南歸，而先生乃以《承天塔記》更斥宜，人誰能堪之？先生方愴然自適，觀所記日用事，豈復有遷謫之嘆？所謂青山白雲，江湖之水湛然，寧復有不足者？《家乘》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，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，相去才月餘耳。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，暑中得雨，伸足簷外，沾濕清涼，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，死生之際乃如此。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，此書信然。

《牛頭心銘》

黃庭堅《跋牛頭心銘》（《豫章先生遺文》卷一一）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，以鹽亭四尺繪八幅，來乞予自書所作文，蓋范氏之志也。予聞范氏其書父有德，其幼壯好文，今得予應試之文章，但爲戲玩，無益於事，乃大書《牛頭心銘》與之。范氏不學則已，學則必以治心養性爲本。斯文之作，妙盡心性之蘊，只使朝夕薰之，自成道種。亦使覺苑淨坊諸禪子等讀之，句句稍歸自己，乃知牛頭快說禪病，免向野狐額下枉過一生。

《木帽銘》

周紫芝《山谷道人木帽銘》（《太倉稊米集》卷四二）今魯直之帽不以紗而以木，仁足以愛物，而儉

足以行禮。使其法用于世，則積一帽之微，而至于千百萬億，女工之紗，不可勝用矣（略）。偉哉老人，內觀反照。因事造理，悟物得妙。自出新意，以木爲帽。塗以髹漆，其光有耀。三尺之紗，千蠶之功。積歲累月，其費無窮。餘寸成引，可庇爾躬。仁者之心，以儉爲宗。儉主于愛，不主于豐。

### 《學優齋銘》

孫奕《履齋示兒編》卷七

黃魯直《學優齋銘》曰：「學哉身哉，身哉學哉！」句法使班孟堅《典引》

曰：「唐哉皇哉，皇哉唐哉！」其祖出益稷曰：「臣哉鄰哉，鄰哉臣哉！」

### 《晉州學銘》

李之儀《跋山谷晉州學銘》（《姑溪居士前集》卷三九）

荆公解「美」字從羊從大，謂羊之大者方美。

今同，華間羊之胡頭者重至百斤，食之，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。趙景修獨以爲不然，云：「四方之味，惟適口者爲美，何獨羊之大者哉？」此固係通論，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爲輕重高下，未嘗毫髮出于己。審如是，予將從天下之所同，以回其迷妄，雖得罪，且無憾。是猶魯直之文見擠于今之學者，可勝嘆耶？

### 《自贊》

吳升《優古堂詩話》

山谷嘗自贊其真曰：「似僧有髮，似俗無塵。作夢中夢，見身外身。」蓋亦取詩

僧淡泊《寫真》詩耳。淡白云：「以覺夢中夢，還同身外身。堪嘆余兼爾，俱爲未了人。」

### 《淨照禪師真贊》

黃庭堅《跋淨照禪師真贊》（《山谷別集》卷一二）

淨照禪師，淨因寺臻道人也。東坡，則翰林蘇子

瞻，往歲謫官黃州嘗居江上之東坡。龍眠蓋廬江李伯時，頃與其弟德素、同郡李元中求志於龍眠山，淮南號爲龍眠三李者也。淨照老人恬淡少爲，作寺僻在西南，人罕知之者。予嘗作眞贊云：「猛虎無齒，卧龍不吟。風林莫過，六合雲陰。遠山作眉紅杏腮，嫁與春風不用媒。阿婆三五少年日，也解東塗西抹來。」人以其近俳也，笑其俳，不旣其實。今旣龍眠寫照，東坡作偈，此話乃大行。跋尾八公是日不約而集。元祐三年冬至前一日，南昌黃某書。

《綠菜贊》

徐宏中《跋山谷綠菜贊》（汪芻玉《珊瑚網》卷五）徐宏中跋云：按此贊末句言史君炎玉，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，名琰，字炎玉。髻弁資穎嗜學，蘋蘩綫廣，一不介意，善屬文。雅安張閻少卿出守晉陽，聞其才賢，納爲冢嗣子履之婦。炎玉曰游心於編簡翰墨，平生游覽之勝，燕笑之適，與子履詩酒酬唱，格調閒雅。久而盈篋，手自叙次，目曰《和鳴集》。而少卿之室於山谷老人爲姑輩，子履實其親表也。因寓書致綠菜爲信，山谷珍其品，以贊謝之，褒其爲古女校書云。

《竹頌》

孫觀國《也足軒記》（《蜀文輯存》卷六〇）陽安郡壤燥不宜竹，元符中，景德寺僧師範即其廬作小軒，種竹數個，愴然有遠韻。時南榮楊公夢貺守是邦，字其軒曰「也足」，特爲賦詩，山谷老人和之，又作《竹頌》，并以寄範，刻石軒中，遂爲勝處，士大夫不一到者以爲恨。

《竹軒頌》

黃庭堅《與六祖範老書》（《山谷全書·別集》卷一五）別作一篇《竹軒頌》，似可觀，已付密師去。可種竹於六祖，即用之，或須別寫，即寄本來可也。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，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？

《李氏傳》

蘇軾《跋魯直李氏傳》（《蘇文忠全集》卷六六）李如墳之妹，既及笄發病，見前世冤對，日夜笞之，遂歸誠佛法。夢中見佛與受戒，平遣冤者。李因蔬食不嫁，黃魯直爲記，僕題其後云。

《給事黃公行狀》

王庭珪《跋黃給事行狀藁》（《盧溪文集》卷四九）山谷先生文章震耀天下，墨翰以石刻傳者遍九州。而其真蹟槩見於世者鮮矣。雙井黃子卞家藏山谷所作乃祖給事公行狀藁，亡慮四千字，落落如明珠大貝，自然可貴。方作文時，無意墨翰畦畛間，故能如是。唐顏魯公字亦多矣，而《論坐位書》藁尤奇，亦取其自然，韻出意外爾。

《劉道原墓誌銘》

晁說之《與劉壯輿書》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一五）魯直所作先古墓誌，說之初讀之，而未知所適，及再讀之，則疑三四，讀之而竟，不見振微撼藻之功，不知魯直何爲不得意于此作也？吾輩于魯直豈忍妄作瑕玼，要是吾輩好惡不苟，是非公耳。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，果亦有不足于心者乎？（略）魯直而在，固當以此爭之。輒欲別得先丈言之詳，輸說之之愚。所及者，爲先丈作一別傳，于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，非所宜稱也。



《王君墓誌銘》

黃庭堅《與王瀘州書》《山谷全書·別集》卷一五「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，而清湘之民傳世奉祠，此非人力所能致也。託於不肖之文，曾不足以發揮萬一，過蒙稱謝，愧不可言。謹如來諭，改定數字，大書并作碑額。衰德，勉爲之，殊不足觀，不知堪入石否，更冀裁酌。」

《贈通川令韓廣叔碑文》

曹學佺《蜀中名勝記》卷二三 黃山谷《贈通川令韓廣叔碑文》，廣叔赴通川日，魯直以言贈之曰：「惟勤能辦公家，惟清能律貪吏，嚴而信，則吏不病民，簡而敏，則民多在野。」

《劉咸臨墓誌》

蘇軾《跋劉咸臨墓誌》（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六） 魯直事佛謹甚，作《劉咸臨墓誌》。咸臨不喜佛，而其父道原尤甚。道原之真茹茶、嚼雪竹、折玉裂也，終身守之而不易，可不謂戒且定乎！予觀范景仁、歐陽永叔、司馬君實皆不喜佛，然其聰明之所照了，德力之所成就，皆佛法也。梁武帝築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，一夕殺數萬人，乃以麵牲供宗廟，得爲知佛乎！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，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。

《發願文》

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三一 茗溪漁隱曰：「魯直少喜學佛，遂作《發願文》云：『今日對佛發大誓，願從今日盡未來世，不復淫欲酒肉食肉，設復爲之，當墮地獄，爲一切衆生代受其苦。』可謂能堅忍者也。其後悉毀禁戒，無一能行之，於詩句中可見矣。」